尚書知遠錄 六七

俟菴經集

共三

與猶堂集卷之三十六

洌水 丁鏞 述

尚書知遠錄 六

召誥 蔡云宅洛者武王之志

武王周公之必欲宅洛非僅爲四方道里均平抑豐鎬之地迫近戎狄西北甸衛薄如蟬翼即邦畿千里猶未疆理何況侯服甸服安所施設幽王之禍朝暮可待此所以旣得天下其大計在洛也洛陽山川平衍險阻無恃故後世短之若於成周之時得設九畿之制則侯甸男采層層包裹雖戎狄侵侮寇賊並興禍止邊鄙不犯心腹必不如後

世郡縣之制零碎委靡一敗塗地宅洛者萬年之長策也惜乎周召既沒周道遂衰營洛之事草刱未成仍遭犬戎之厄遂失千里之制不亾如亾狼損如彼耳據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求地中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與大司馬國畿千里同是洛邑之制則營洛之初其有千里之計可知也然周名當時竟無千里故鄭玄王城譜云周之東都畿內方六百里方六百里則小於魯矣何以王矣漢書地理志謂洛邑宗周短長相覆志云東西長而南北短適共千里韋昭亦云二封之地通共千里臣瓚謂西周方八百里東周方六百里八八六十四六六三十六合之

爲方百里者百也旣失八百餘者六百何以王矣當時若以豐鎬之地分封諸子直於洛邑疆理千里如周禮之所區畫則赫赫宗周豈一褒姒所能烕哉周公召公非不知矣其所以不能然者殷頑未服周澤未深遽捨根本之地全就客寓之鄉終有所不敢亦其勢然也康王以降王澤旣洽人心旣固考周公已定之制成寧考未卒之業此其時也不此之爲以至幽王余謂亾宗周者非幽王也康王昭王之等有不能辭其咎矣凡讀召誥洛誥者宜知此意

則至于豐（梅云至文王廟告○蔡云文武廟在豐○毛云武王廟不在豐）

梅說本出馬鄭（見古訓）其實馬鄭亦以意億之帝王世紀云

下卯十　下辰一

豐邑在灃水西鎬京在灃水東雖水陽一帶咫尺之地兩地建廟恐無是理若云豐是舊邑猶有舊廟毛氏云則有郤豳岐亦當有廟太汗漫矣總之營洛大事也大事命於廟此成王所以至豐也若武王之廟别在鎬京理應還至鎬京發遣召公不當自豐而遣之也

越若來三月梅云於順來○蔡云召公於豐迤邐而來

於順來何說也可怪之甚越若者語辭也來三月者猶言來日來年朱子引劉氏說云來三月猶言明月

甲寅位成疏云五人營國方九里典命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有兩說

大雅云築城伊洫文王有聲篇鄭箋謂之方十里云大於諸侯小於天子

典命疏以此爲天子城十二里之證此大謬也考工記云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謂之洫鄭所據者此文也（洫通淢）然王城九里之法以方九里分爲九區王宮居中面朝後市以爲中列之三區左右又各三區以爲六鄉（見上甘誓條）此定制也誠如鄭說天子之城方十二里則一區所函各方四里王宮朝市左右六鄉各占一區亦未爲不可此則可矣城方十里何以九分六鄉之在城内鄭本不知故其說如是也方九里則函方一里者八十一方十二里則函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其於九分雖皆無妨但天子六軍出於六鄉每一軍各萬二千

五百人此則古今諸說無一參差鄭將奈何方七里則函
方一里者四十九以其二十七分為三鄉一鄉各函方一里者九与九里
之城同以其十四為面朝後市以其八為王宮故大國三軍
出於三鄉至於五里之城三里之城皆用此法然後可以
為鄉黨可以為軍旅但無正文不可詳也鄭祭仲云都城
不過百雉而大都參之一則其城三百雉一千五百步方五里
之城也鄭是伯爵侯伯七命宜方七里乃其城不過方五
里則上公九命其城亦方七里可知典命之文不可拘也
用牲于郊牛二梅云郊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蔡云郊祭天地
也故用二牛

周頌我將之詩曰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小序以爲祀文王於明堂之詩而孝經謂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故先儒遂云祭天不用羊豕配食得用羊豕梅說蓋據是也然郊與明堂其禮不一明堂用羊不足爲郊用羊豕之明驗我則信經不信梅氏經曰郊特牲○周禮羊人凡共羊之事無不歷舉若祈珥沈辜侯禳釁積之類詳矣郊則無羊乃賈氏羊人之疏孔氏我將之疏皆云配食者與天異饌當用太牢皆梅氏之所誤也

郊祭天地又何說也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蔡所據者此文也詩序本衛宏所作

不足取重王制亦漢儒所作雜以秦法安得以此諸文追證古經古有祭天本無祭地別有著今姑略之周禮所謂地示即山林川澤之示與日月星辰之神之爲天神無以異也特以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圜丘天神皆降夏至奏樂於方丘地示皆出漢儒執此二語遂以圜丘爲南郊以祭皇天方丘爲北郊以祭后土則大無禮也天神本非皇天地示亦豈后土后土者官名共工之子爲后土姜嫄之子爲后稷稽之古籍語如茶飯安有大地全體可名后土已自春秋之時聖遠言湮經殘教弛故左傳楚辭皇天后土往往雙舉若其社稷之外別立后土之祠以祀大地自亾秦始也

於是邪說紛興祀皇天則以北極爲主耀魄寶祀后土則以

崑崙爲主大宗伯之註然且陋儒誤讀說卦以乾父坤母認爲

天倫以父事天母事地指爲大孝則諂天慢神不可復言

矣夫說卦物象或馬或牛或首或腹惟變所適不可爲典

豈𠛬父母仍同首腹雨暘施氣土壤生物說卦所取不過

如此何嘗以昊天上帝謂之乾卦哉朱子不信孝經以其

義理多與緯書相應殊異乎先聖先王之典故未敢全信

今也南郊北郊儼然角立永爲不刊之典不亦悲乎朱

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又曰五峯言無北郊只祭社

便是此說却好今人於朱子之言無所不從而此言却不

見用噫且奈何

帝牛稷牛屢見春秋傳郊特牲諸書茲不贅朱子名諸說亦云帝牛稷牛仲默無故違之

社于新邑梅云社稷共牢○疏云漢儒說社稷有二左氏說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也

若如鄭說句龍后稷之外別有土神穀神須有二牛二羊僅可分享豈一牛一羊之所能祭哉古者用牲之法或全用七體七體者脊兩脅兩肩兩髀也或分用半體半體者左胖右胖也惟此二法之外不聞一牛可祭四神社稷之只祭二人無疑也○周禮王與后共牢昏禮壻與姑共牢

壻與婦共牢共牢者左胖右胖分薦之也
社不祭天然句龍后稷皆是配天之人故祀此二人以祈
天也故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梅云王與周公俱至又云名公以幣
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蔡云言其所以成王及公之意
王與周公誠若俱至翼日乙卯獨云周公朝至有是理乎
余於此節又得攝政之儀節也王若公者王及公也周公
南面負扆而坐太保奭率庶邦冢君出取五玉三帛之幣
入門北面立獻于周公拜手稽首曰陳獻于王及公攝政
七年之間其所行禮儀皆此法也周公誥告諸侯則上戴

王曰而下道己言諸侯誥告周公則先舉王號而後及公稱此所謂攝政之儀節也梅蔡之説其於理合乎旅者陳列也詩云殽核惟旅禮云旅幣無方傳云庭實旅百蔡傳以旅爲成無所據也

朱子曰傳以爲王與公俱至以下篇告卜事觀之恐不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略君如此陳氏以爲成王在鎬而諸侯在洛以幣陳於王及周公者周公攝王事故也此説最善見朱子召誥説朱子於此若是明辨而仲默親以門徒棄之不用亦獨何矣

面稽天若梅云面考天心而順之○蔡同

面稽天句也若今時句也梅法每遇若字輒訓爲順是其大病也

朝曰其作大邑梅云稱周公言○王肅云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疏云自旦曰至治民今休述周公之意○蔡云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

大謬也召公之言止于前節自朝曰以下朝避諱皆周公之言也周公既受諸侯獻王之幣又受召公戒王之誥遂於召戒之末附陳己意以戒成王仍以諸侯之幣遣使獻王故篇末結之曰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朝曰以下之都是周公之言不既明甚乎若云全篇都是召公之言則前既云出取幣旅王若公末又云恭奉幣用供王不架

疊乎且召公此時拜手稽首於周公之庭獻其旅幣仍於其庭仰告周公以冀轉達其敢斥呼周公之名儼稱朝曰乎後儒懲於王莽欲滅攝政之籍每欲屈抑周公下同具僚奈經文不合何○若云篇名召誥都是召語則堯典一篇太半舜事何名堯典

召誥一篇其大意都是力勸成王使之來居洛邑非有他也上數節史臣之叙事也嗚呼皇天上帝以下召公之戒王也朝曰其作大邑以下周公之戒王也召公之言結之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周公之言申之曰宅新邑疾敬德皆所以勸就新邑也

下辰七　又辰七　下辰八　下辰九

嗣若功梅云繼順其功德者而法之○蔡云當嗣其有功者非也嗣當連上句讀我亦唯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者譬諸事功王乃始服勞者也功猶女功也譬諸生子王乃始生者也

用乂民梅云用治民○蔡以民屬下句讀○朱子曰民若有功王亦有德當從梅讀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疏云召公爲此拜○蔡云召公於篇終致敬拜手稽首者周公也曰予小臣者嚴臣分也召公前既拜手稽首獻幣進誥又何拜矣朝曰以下之爲周公所誥灼然矣予小臣以下四十六字詳味細翫是周公語不是召公語

王之讐民梅云匹民○蘇氏云讐民與三監叛者蔡云頑民

雝民猶言公侯好仇也王者不雝匹夫蘇說非也〇雝或作酬云釋文或作稠見微子或作悤古文也

惟恭奉幣蔡云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〇王氏云奉幣以供王毖祀上下而祈永命

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束帛加璧此宗廟之禮也不知祭天亦有旅幣否舜柴于岱宗亦柴望既畢而後五玉三帛以作覲幣不必恭奉之幣用助祈天之祭也只如舊說亦好

洛誥疏云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此篇特名洛誥者王至洛邑親聽此誥也若王猶在鎬京
而可云洛誥則召誥亦洛誥也告卜之後未久而王來故
相見之初所言惟此事○戊辰王在者明烝祭之時王猶
在洛也孔乃云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告謬矣
復子明辟梅云復逐明君之政於子○王安石云復命于王○蔡云王莽居攝皆儒者啓之不可以不辨
復命而已則不必云明辟○西京諸儒並以復辟爲復政
故王莽得依此文以作假帝梅賾得依此文以作贗書卽咸有德
一莽固可誅賾亦有罪復子明辟則明是復政尚以流
弊得失古經卽湯誓牧誓最當焚滅區區康誥洛誥何足

有無哉。周公於洛邑既成之後必欲復政故其在召誥曰其自時中乂又曰王乃初服若非復政何以謂之初服也

毛氏云王曰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即辟者就其位而爲君也其基作民明辟者周公當下之言也亂爲四方新辟者周公進此之言也夫經有同文即無異解○鏞案此言亦不可廢

下巳三

予乃胤保（梅云乃繼安天下之道○朱子云嗣攝政事保佑王躬○蔡云繼太保而往）

君奭序曰召公爲保太保亦可稱保蔡訓是也

下巳四

我二人共貞（梅云共正其美○葉氏云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太卜言國大遷大師則貞）

龜

貞者幹事也故詢于卜筮則謂事為貞所謂大貞小貞是也宅洛之事二人共幹故曰共貞

肇稱殷禮梅云當舉殷家祭祀禮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王氏云殷如五年再殷

祭之殷

殷禮者商王之禮也周之舊禮皆諸侯之法社稷五祀之外本皆無文今新邑祀典唯殷禮是稱稱者相當也便是天子之禮此所謂咸秩無文也○殷者盛饌之名盛禮曰月半不殷奠春秋傳曰殷以少牢曾子問曰君薨服除而后殷祭易曰殷薦之上帝皆一義也毛氏曰祭可殷禮不可殷然於此經義

無所當宜從鄭玄之說見古訓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梅云記人之功尊〇蔡云以慰答功臣

諸家釋此數節雖僅屬句讀通觀上下不知何說余謂此數節乃周公辭勳之語洛邑既成周公謂庶邦庶殷亦當有功及成王至洛但尊周公之功不數其餘故公戒之也功宗者元勳之從享王廟者也周公雖未卒旣以元勳名爲功宗則知異日必當從祀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〇予整飭營洛之百工使一從王命于宗周且曰庶其有賞功之典盖慰諭庶邦庶殷之人使之希望王恩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

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不意王令至洛乃命曰但記功

宗以周公作元祀（如祭法所云稷契冥農之類　司勳所云大烝配食之法）又命曰汝

周公受命篤輔他人不足數也予丕視功籍乃汝周公皆

自教百工以成洛邑百工有何功哉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餤餤厥攸灼（）公曰

孺子其私於予乎其私於予乎率是以往衆情怫鬱得無

若火之始燃畢竟必有所焚灼者乎

叙弗其絶厥若彝（句）及撫事（）叙功之法不宜但記功宗

遂絶其下王宜順古彝典使記功之典下及於撫事諸人

（即庶殷及庶邦冢君等）

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句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

成裕汝永有辭○公曰若予不役庶邦庶殷但以在周之

百工往新邑使之趨嚮是役而周之諸僚亦明作有功惇

此大業成此廣基則汝雖不賞其功亦永有辭令也不然

庶邦庶殷攻治大役惇之成之安得無記功之典○案此

數節一氣呵成義理明白恐無可疑其下繼進敬百辟之

義亦此餘意也

享多儀 梅云奉上謂之享○朱子云幣有餘而禮不及者往往有輕上之心○蔡云諸侯享

上有誠 有僞

梅說本出鄭玄訓見古然周公此時宜勉盡己之忠安用祭

物之苛享者饗也天子之宴諸侯也覲禮必有享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祼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子男各有差降掌客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皆所謂享也不惟是也郊勞眂館致飱致積還圭致賵旅擯郊送其禮極煩此所謂享多儀也特以覲禮云三享皆束帛加璧陳其庭實大行人云廟中三享此則諸侯之奉天子而謂之享也然天子之法懐諸侯也周公教成王不以我之所以待諸侯者誨之却以彼之所以奉天子者許之斷斷無此理也然且孟子答屋廬子之問明引此節盖以儲任處於尊位孟子時爲賓旅故得引

此文若曰鄭說孟子自居以天子之尊而待二子以諸侯太骯髒矣○公既戒以敬百辟之道又申其意曰若不用心于饗以盡其禮則雖編戶之民猶皆不饗互相錯差侮侵以之名亂況彼百辟羣后位尊名重體貌自別敢不敬乎雖餼牢山積籩豆星列不以敬而將之則不成饗也我盡其道衆亦不侮此所謂恭則不侮也

春秋傳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襄廿五蘇軾引此以證梅說不亦謬乎易曰公用亨於天子春秋傳曰戰克而王享天子享晉侯詩云一朝享之周定王之言曰公當享卿當燕皆不足爲證乎

若論輕財重禮之義聘禮亦言之

頒朕不暇梅云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蔡云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

梅說的確毫無可疑仲默無故違之別作乖曲之論謂之或說妄矣○歷數千古焦勞憂勤豈有如周公者哉詩云予手拮据予口卒瘏予羽譙譙予尾翛翛周公之勤也周公若是勤勞成王自暇自逸周公哀乞成王欲使分勞至誠惻怛情見乎詞梅訓不可易也鄭說亦好與梅同見古訓

篤敘乃正父也疏云正父武王也○蔡云正父武王

正父者若酒誥所云圻父農父宏父之類也以正父爲武

王可予若云正父是武王請問罔不若予者爲誰周誥雖聱牙難通亦須言有條理不當首尾橫決如註所言也

乃惟孺子一節都無明釋今且全解之○乃惟孺子分我之勞勤聽我教汝于輔民之法（棐輔也彝法也）汝若於是不勉乃不能永命矣惇敍衆正百官（正尹也父美稱）則人皆效忠無不如我其有廢乃命者乎汝往欽哉宅洛親政我其申明稼穡之理哉（義見下）惟彼明農之戒將以裕我民也無遠小民（知小依）人之用使乖戾

汝往敬哉（梅云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朱子云汝往歸宗周我留於此○蔡云王往洛邑其敬之哉）

召誥洛誥皆是勸成王宅洛之戒周公豈肯曰汝歸宗周我留成周乎往敬哉如堯典之往欽哉王與公雖同在洛邑不害其言往也

兹予其明農哉梅云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蔡云我其休退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朱子云我留於此修后稷先公之業明農事以教民

明農之義從來誤解此時周公安得退老田野誠使成王能聽二公之言宅洛親政周公當留作輔相不然往守豐鎬安得如襄晉公文潞公之休退田里公之至願只在分勞退老非其志也觀於君奭一篇可知公心然且康叔封衛之日魯公伯禽早已封魯周公以魯公之父成王之叔

父顧乃躬執耒耜退作田翁野老天下有此事乎仲默本
以宋眼習見此事始則曰周公遣人言避居國東今又曰
周公奉朝請退老田墅曾謂周公旅進旅退㒵來鴈去一
至如此
明農者明稼穡艱難之理也無逸一篇七月八章即明農
之說請試讀之周公此日無逸一篇已在胷中故預告如
此明農也者將以裕民欲裕民者必也近民故戒之曰彼
裕我民無遠用戾 謂無遠小民用使乖戾
和恒四方民 朱子云居師營洛邑定民居
凡言四方者皆以宅洛而言洛邑居四方之中即所云中

下午四　下午三

乂也勤施四方亂爲四輔四方世享四方新辟皆此語也
○王若曰至咸秩無文王述周公之意上一節惟公德至夙
夜毖祀王道自己之意下一節其言盖謂公雖勉我宅洛至
舉祀典以告神祇意上節惟公可以留洛施政我則惟當退
居豐鎬勤守祭祀而已意下節
公功棐迪篤陳氏云此下無周公答辭卽又繼以王曰豈非脫簡錯簡○見篇題之下
魯論子曰之下無門人答詞而又繼以子曰者甚多亦皆
脫簡錯簡乎若云王方對公而言不宜無答則孔子所言
亦皆對門人而言之未必向空而獨語也
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梅云命立公後○疏云周公將退老

故命立公後使伯禽爲國君○朱子云猶唐節度留後之意○蔡云命公留後治洛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毛云留後非盛世名也唐節度使跋扈不肯交代者謂之留後以周公大聖而至加之以叛將之名其爲無理莫大于是又云封伯禽爲公後者非孔私言也

此大訟也讀古經須先明字例後人學書故字多誤用古人學字學即小故字有定例未嘗亂也死而後稱先若先祖先考先人先大夫之類是也死而後稱後若立後置後子有後之類是也生而不得稱後猶生而不得稱先理則然也周公赫然生存成王胡爲立後此無學人之所言不容再說

古惟死而後立後故禮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喪大記）大禮曰大

夫死而無子則爲之置後（雜記文）禮曰子者親之後也（文）

石駘仲卒卜所以爲後者（檀弓文）荀偃病駟介請後（答云鄭甥可）

成季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莊末年）臧武仲以防求爲後（襄廿三）叔孫豹之筮歸爲莊叔後（昭五年）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亦未爲後（見檀弓）皆死而后稱後生而稱後者我未之聞也

臧孫達其有後於魯（桓二年）臧孫其生乎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成八年）宣孟其生乎惟魏犨舉賢仲尼聞之曰其長有後於晉國（昭廿八）此時獻子未死然此遥遥指遠之言不足以證伯禽也

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註云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文十三鄭玄以來所據者此文也鄭於周禮太宰注亦引公羊文然周公之留與不留無與乎伯禽之封與不封封伯禽以留周公是何義也伯禽封則留佑伯禽不封則不留佑周公是要君者乎

朱子以命公後爲命公留洛一洗千古之陋但其引留守留後之法差不雅馴遂使儇薄之口評駡罔狀豈不惜哉

○孔子之畏於匡顏淵後孔子之塟於防門人後檀弓文成王之巡于洛周公後其事既同其文無異也凡同行而落於後曰後

毛君大拍頭胡叫喚不足多辨惟是引左傳祝鮀之言以

爲伯禽康叔之封同在逸誥之日則大武斷也尚書百篇之序次雖若參錯亦其先後井井不紊今取書序合作一篇上下流觀斯可知也康叔伯禽之封明在營洛之前故康誥酒誥嵬然在上敢欲壞亂聖經以從己慾得乎哉

至若費誓之說仲默不當引也（蔡云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毛氏引大誥序爲淮夷之初畔引多方序爲淮夷之再畔而費誓在再畔之時此則毛說是也

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梅云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亦未能撫順公功○疏云未定尊大之禮言禮樂未明○蔡云宗禮卽功宗之禮也敉功卽下文命寧者也○毛云蔡氏改宗禮爲功宗之禮又改功宗之禮爲寧禮）

宗禮者祭禮也堯典秩宗㝢典三禮周禮宗伯首掌吉禮曲禮大宗厥司祭典宗禮者祭禮也故上文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於此亦以爲功宗之禮）宗禮非祭禮乎本來無文故令公咸秩也周公雖定洛邑郊社甫建文武僅祭而天子之禮槩無舊章太王王季四望七祀五嶽四瀆又將如何立國之初宜首定祭禮故王之言如是○王曰使我宅洛假使四方順我所治若不能正此宗禮亦不能撫定厥功敉（撫也）謂惇宗將禮非我之所能也○下節言公宜順導其後（承前功）監此洛師（師工謂衆工）爲四方輔皆所以勉周公留洛也

訓宗爲尊本是誤解功宗之名亦以其從祀大烝而謂之功宗故繼之曰以功作元祀蔡氏遂執功宗二字並以宗禮皆作功宗之禮是其誤處○蔡固誤矣梅所云尊大之禮是何禮也吉凶軍賓無所指一而第以啞人之言謂之尊大之禮是則无咎乎

亂爲四輔疏云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輔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蔡云漢三輔蓋本諸此

亂爲四輔者治此土中爲四方輔也輔者輔車之相依也疑丞四輔京兆三輔何與於是

王曰公定節當一從蔡傳

弘朕恭（梅云大使我恭奉○蔡云此下周公許成王留又云責難於君謂之恭）周公尚未許留蔡說非也○公曰王命予來此新邑以保新服之民（即所云受命之民）于以光顯于烈考武王之業此亦所以廣我之裕恭也（言我從王命留洛則恭）雖然王既來相宅宜典此殷民（典守也）爲四方新辟以作恭先（謂先我而恭）若自今宅中出治王其有功矣○予朝一節公請守豐鎬也公曰我以諸子（謂宗族）諸臣篤前人已成之功於豐鎬之地但以誠意爲天下先（先）作乎成我宿志明作典刑（謂制禮作樂）乃卒文王之德

○先者倡也

乃命寧予（梅以乃命寧絕句○蔡云毖殷民而寧周公也○毛云古有寧禮乎婦人歸寧）

外又有此禮乎周公嘗蓄二卷

蔡曲姑捨先閒梅直乃命寧何說也且周公安得素有秬鬯諸侯之承事祖考者天子或賜秬鬯周公魯邦之始祖也無所爲祭何賜秬鬯若云天子不賜而周公自有之則周公大無禮矣蓄而不用猶爲大罪況敢以此禮于二王乎支子不祭禮也成王無所命而周公自祭文武則周公主鬯矣成王赫然在位周公敢爲是乎乃命寧絕句則天地翻覆矣

若云寧禮在古未聞仲默未嘗以寧禮二字別立名目然毛生但知婦人有寧不知諸侯有寧則孤陋甚矣覲禮曰

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寧其無文乎文侯之命曰歸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則寧之爲文本與秬鬯相屬毛生無故發怒胡叫亂嚷怪哉

曰明禋梅云告文武以美享○蔡云以事神之禮事之○蘇云事周公如事神明○毛云此非寧公實活祭公也又云古有享禮無祼禮

於是乎梅蔡俱失矣周公雖攝祭郊社攝祭宗廟攝祭山川百神罔不以成王之命將之然後周公臣也成王王也如梅之說則周公自備秬鬯儀祭文武於新邑之宗廟僭越極矣如蔡之說則周公受君賜物以祭父兄有若魯君賜腥而孔子薦之於叔紇天下有此事乎周公以文武爲

私親成王以周公爲鬼神一僭一怪不可復言毛生活祭
之譏何以免矣○毛氏云秬鬯非自飲也所以歆其父祖
也故詩稱告于文人書稱追孝于前文人今乃以此享公
無禮也毛氏此說豈不明確古者九錫之法有所謂朱戶
納陛樂則秬鬯亦惟繼世之君而後得錫秬鬯周公魯之
太祖得此何用○王子分封者有出王廟故魯有文王廟
鄭有厲王廟吳亦有周廟然祭於其國則爲出王之祭祭於王
都則爲先王之祭周公敢爲是乎文王栖然況於武王乎
○凡賜鬯之法本賜一卣江漢詩秬鬯一卣文侯之命秬
鬯一卣春秋傳晉文公之命秬鬯一卣僖廿八有二卣哉此

經既是二卣則王命寧公之時本使周公禋于文武可知
也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豈非王所命之辭乎梅以此節為周公之
事君命不宿禮也曲禮云君言不宿於家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
王文理乎正事實明白何爲是紛紛哉○秬鬯之必自王
來何也鼎俎籩豆之實皆於新邑取之惟秬鬯自宗周供
之也古禮最重秬鬯故諸侯未賜圭瓚亦資鬯於天子見王
制東都新刱百官未備宜無鬱人之共
毛氏謂天子之於公侯有享禮無祼禮斯則不稽之言也
天子之饗諸侯原用秬鬯故大行人云上公再祼侯伯一
祼子男一祼不酢鄭云王以鬱鬯禮賓故鬱人之職凡賓客之祼事

和鬱以實彝肆師之職凡大賓客築鬱贊祼築鬱金鬯之和酒小

宗伯之職凡賓客將祼瓚郊持牲云諸侯爲賓爲賓於天子灌

用鬱鬯天子禮諸侯天子其不祼乎毛生但見禮器有諸侯相

朝祼用鬱鬯一語遂謂天子之朝諸侯不當有祼何其忽

矣

予不敢宿梅云不經宿○蔡云宿与顧命三宿之宿同

顧命三宿之義仲默詳知之乎馬鄭王梅異說紛興見古訓

不知何法設如梅言此是殯宮進爵之名何與此經不敢

宿者君命不宿也

惠篤敘梅云汝爲政當順典常○蔡云此祭之祝辭

蔡說極是自伻來毖殷以下都是虛鋪叙惟此惠篤叙一節卽周公精神所在周公篤誦此禱辭追說伻來毖殷秬鬯明禋諸事然於洛誥大意絶無干涉惟惠篤叙一節方是下落處○惠篤叙者卽上文篤叙乃正父也虞書曰百揆時叙亦此意也○祝曰惠此幼王使之篤叙衆正義見上君臣上下無遘疾病至于萬年飽于神德也饜飫以此殷民遐引壽考冠禮祝辭云勿替引之我旣以宅洛永年之義質言於文武矣王其可不宅此新邑以綏殷民乎

王伻殷一節言我旣禋于文武告之以宅洛祝之以萬年王不可不遂居新邑使殷民承叙萬年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蔡云重其事也○疏云命有司作策書○毛云作冊即春秋祝鮀所云命伯禽之冊

惟告二字譏貶之筆也周公苦心血誠請王宅洛而王終不聽其於烝祭之祝惟告周公其後○若云冊書是封伯禽之冊書則金縢曰史乃冊祝是又封何人者邪

王入太室祼梅云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疏云清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毛云太室者明堂之中室

明堂清廟之制千古聚訟吾不能决鄭玄月令注即明堂九室之制朱子取之至有圖說然若如鄭法天子惟夏三月南嚮其餘東面西面至於北面易所云嚮明而治蓋取

諸離者爲虛語矣○烝祭一節不可解也祠禴嘗烝廟祭之名然周之太祖若是后稷不祭太祖但祭文武是何故也然且宗廟之祭若非大祫本不合享合享之法亦必合于太祖之廟禮也今文武二祭並於戊辰同日合享而仍無太祖之廟又何故也且烝於四祭其物最盛宜用太牢之餼而今一王一牛再無羊豕又何故也仲默以特牛爲盛禮云命公後故舉盛禮則大謬也國語觀射父之言曰祀加於舉舉者人君朔望之盛餼故舉以特牛者祀以太牢舉以少牢者祀以特牛安得以特牛爲盛禮乎郊用特牛者貴少之義非所弘也○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本魯展禽之言

也見國語故鄭玄於周頌雝詩之註以文王爲太祖周之太
祖明非后稷別有着以此言之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本非信
文然且宗祀明堂本配上帝孝經文則宜有帝牛而此經無
之我將爲祀明堂之詩而明有羊牛此用特牛又何故也
以此言之太室未必爲明堂之太室周頌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以
祀文王朱子亦從之然未有明據
不唯是也祭禮莫先於裸鬯裸鬯而後殺牲故郊特牲云
既灌然後迎牲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
然後迎牲迎牲且然矣況於殺乎此經王賓殺牲既煙既格
祭禮既畢而後王乃入太室裸王之裸不已晚乎○入太

室祼者王直入文王廟之室酌鬱鬯之酒以祼周公命周公後也天子之祼公侯本在廟中三享之末詳檢大行人之文可知已矣又詳郊特牲諸侯為賓之疏雖然此禮非以事神之禮事周公天子之於公侯奉有此法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梅云周公攝政惟七年蔡云公留洛七年而薨

亳姑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畢在豐魯世家謂欲葬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王在洛以此觀之周公末年周公在豐成王在洛蔡說非也洛誥為周公復政之史故特書攝政之年數如堯典之末有舜生三十之節也

與猶堂集卷之三十七

洌水 丁鏞 述

尚書知遠錄 七

多士

蔡云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卽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乃告命也書序以爲成周旣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

我讀書不精每云書序非孔子所作不亦難乎洛邑有二一是王城一是下都詳見君陳條成周者下都也武庚旣誅殷民卽遷故多誥云厥命殷庶庶殷丕作旣云庶殷則其徒寔繁然皆廬旅寄寓姑接王城及其王城旣治又治下都下都旣成乃以室遷故孔子曰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孔子

其有誤乎孔子之序毫無所誤而恣所斲啄歸之贋物不亦妄乎書序非如詩序既出伏壁又出孔壁兩相比勘傳授有統何以謂贋仲默善辨贋物而梅仲眞二十五篇姚方興二十八字俯首屈躬註之惟謹其好惡取舍何若是反常也

殷之頑民亦未必盡遷洛邑陶施繁錡樊饑終葵其頑未甚故仍留妹邦以封康叔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帥其宗族將其類醜從于伯禽使爲魯民定四年以其餘民遷于成周此其最頑者也故孔子特書爲頑民

昔朕來自奄蔡云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周已久矣○梅云大下汝民命○蔡云降猶今

法降等

雖不詳此章殷民之遷于洛固已久矣雖然書序則無誤

○降者下賜也梅蔡之說俱不合理

爾乃尚有爾土梅云汝乃還有汝本土○蔡云爾庶幾有爾田業又云詳此所言皆

舊有土田居止之辭

殷之舊土已皆分封還有本土斷無是理祝鮀之言曰殷民六族職事于魯往于魯分之土田比舊陪敦杜云增厚也是亦以魯邑之田分之殷民遷洛之民宜無異例○仲默疑序爲贋遂成心疾每執平正無疑之文以證其贋何也上文明云今朕作大邑于玆洛亦惟爾士攸服今一字宜熟玩

無逸○其在祖甲梅云湯孫太甲爲王不義○蔡云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國語及殷本紀不可違故梅說如是然今考衛彪傒之言本欲於夏殷中世必得一王以比幽王未有考覈而史遷但據此文鍛成祖甲不可以此輕誣祖甲鄭說必有據也見古訓○梅氏之法凡我之訓義有或違衆必另造一經以作聲援非止一二梅於堯典以稽古二字冠之堯首以作徽號竟作周官一篇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則帝堯儼爲稽古之人矣又以胤子爲胤國子爵竟作胤征一篇胤侯命掌六師則啓明者非堯子丹朱矣又於金縢以我之不辟爲不誅管蔡竟作蔡仲之命一篇致辟管叔又於洛誥以復子

叔則周公儼有致辟之語矣

明辟爲復政竟作咸有一德一篇伊尹復政厥辟則周公復政不過爲蹈襲前人之常事矣又於此經以不義惟王爲太甲竟作太甲上篇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則太甲果是不義者矣凡讀梅氏之書者須尋此蹊徑

卑服卽康功田功（梅云節儉衣服以就安人之功 ○蔡云惡衣服）

卑服者循言便服微服也（非謂微行之微服）康者道路也如康莊康衢之康是也文王常以卑服就小民興功之地或修治道路或疏理溝洫有時乎勞之閒之也古者君民之閒其相與如此想之爲之欣然一舞（帝堯之微服游康衢本出文中子不足據也）

以庶邦惟正之供（梅云以衆國所取法則 ○蔡云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

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古文共與恭通又與供通正政亦然國語是也庶邦萬民機務至繁以是之故惟政是恭也說文及止爲之反正爲乏字即乏徐鉉曰尚書惟正之供反正不供故曰乏○案此曲解也

君奭○序曰召公不說疏云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蔡云唐孔氏葛氏皆爲序文所誤召公自以盛滿欲避權位退老歸邑周公留之

召公自以盛滿欲避權位非召公不說乎序但云不說於是史遷解之曰周公踐阼故召公不說馬融解之曰周公貪寵故召公不說譏古仲默解之曰召公自以盛滿故不

說其所以不說雖殊其畢竟爲不說則等耳仲默何以咎序咎在解者序則無咎矣仲默無故疑序其所瑕疵無非此類（已見前）○篇末結之曰往敬用治此周公令召公勉治厥職也以此觀之朱子之云召公欲去而周公留之者明白無疑既云欲去則留輔非其所悅

鄭玄以師保爲師氏保氏（見古訓）殊不可曉鄭雖不見梅書亦讀顧命當知召公爲太保亦讀燕世家當知召公於成王時爲三公亦讀大戴禮賈誼新書當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亦讀周禮當知三公位列三槐職兼三老（即六鄉之老）乃云上公之尊可居中大夫下大夫之官不亦耄乎

罔九違惟人梅以惟人屬下句讀○蔡以惟人屬上句讀

唯人當屬下句

上一節○君之欲休巳休也曰有我在然我亦畏天命不敢

自安豈不永念天威與我民下文所云天越民罔敢德違乎

下一節○譬之衆人凡在後嗣子孫弗能敬天順民恭上下

過失前人之光漢書王莽傳引此句作過失凡其父兄之在家者其敢

曰在家不知乎○周公本設喩梅意直以後嗣爲成王非

也

弗克經歷梅云墜失天命不能經久歷遠○蔡云不能經歷繼嗣

此數節宜一從梅句梅訓惟寧王宜從蔡說作武王看

則商實百姓梅云使商家百姓豈實皆知禮節○蔡云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毛云伏生年老潁川口語與齊人有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則此一屬讀是西京立學官後諸儒博士中外肄業無不一轍斷不容于其中得彼此互異一字何則以其直受之周末秦初百年缺學之所傳所謂師承亦所謂官授也今孔傳屬讀則正西漢時學官原本凡二十九篇又與後出五十八篇迥不相同蔡氏乃併其屬讀而更易之

梅氏忽用管子釋此節何也百姓百官貴族也梅蔡皆一反其前說梅前以百姓爲百官今以爲庶民蔡前以百姓爲庶民今以爲百官又可異也此經之解蔡義爲長

毛氏挾孔安國以護梅賾今又遥援伏生以作梅賾之淵源凡梅賾之章句屬讀令人毋敢毫髮移易奉之爲周末

秦初聖聖相傳之金科玉條何其厲也伏生今文之學亾於晉懷帝永嘉之亂章句屬讀無一存者所謂歐陽夏侯三家之說其善者皆已消滅惟其迂曲蔽冒之說時爲許愼鄭玄輩所駮僅傳一二見古訓鄭玄之學參用今文頗亦可觀而今已亾滅今所謂梅氏之傳東晉王肅西乞范寗道聽塗說無源無本毛乃隱然借重於伏生之口授不亦謬乎堯典之曰若稽古毛君欲別作一句大誥之不必延洪毛君欲分作二句已則把之使人分之强恕者如是乎臯陶謨之作會宗彝禹貢之冀州既載雖聖人復起必遠梅訓毛君何苦戴此多疵之物勞頓如是

申勸寧王之德 梅云重勸文王之德○蔡云申勸 武王之德

緇衣引此節亦作文王然割申勸誤作周田觀見古訓訛謬

如此不足爲據寧王者武王也

予不惠 梅云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蔡云言我 不順於理

召公不樂在位周公不順其意若是勉留故曰予不惠、

天越民 梅云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蔡云憂 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

天越民者天及民也猶言若民天閔者憂愍焦燥之意○若既

欲老我當順之其若是嘵嘵喋喋覼縷而不知止者予之

所悶迫憂畏者即上天及下民也○先聖先王之義畏天

畏民而已堯典格于上下皐陶謨達于上下皆此義也凡

周公所作諸篇千言萬語稱天民上下者尤懇惻密切凡讀周書者最宜著眼

多方　蔡云費誓言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

仲默前於洛誥注以費誓謂在周公東征之時王曰予小子退即辟于周節令乃以奄淮之再畔爲費誓之事何其耄也中行草稿頒行天下其無疵乎

周公曰王若曰　梅云稱周公以別王自告〇呂氏云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

梅說本出王肅王云周公攝政稱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故加周公以別之其義精矣呂說極麤成王若能發号施令雖非周公傳者尚多何必周公傳命

下申九　下申十　下酉一

圖天之命梅云謂夏桀○蔡云商奄私意圖謀天命

梅之分章不可從○此一節言我赦汝罪戾大降爾命賜其

生爾等所知洪惟我周圖汝之命于上天汝當死而我活之汝乃

不永恭敬以念汝先人之祀乎

惟夏之恭多士梅云夏之所謂恭人衆士○蔡云桀所敬之多士

非也恭共供相通○此節言天之所以不畀純佑者以爾

多方之義民言無辜之民不堪其久於夏王之多享純佑使萬

民惟夏之供言賦役煩重○多士當別爲一句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梅云天以湯故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又云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疏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服喪三年十一年服闋乃觀兵孟津十三年

方始殺紂是五年也○蔡云孔氏并合歲月非是

有湯而後爲湯子孫經文既不言湯梅氏何以知其必湯之子孫也上文乃惟成湯之下越一百六十六字雜言夏殷之事通論聖狂之理乃云須暇之子孫先儒乃以爲湯之子孫其可信乎其爲湯孫尚未論定又將文王九年合于武王四年以證曆太誓之十有三年天下有此妄乎文武合年既是邪說況且書序史記有十一年無十三年見前太誓條何爲是紛紛哉

然且孔壁古本須暇本作須夏鄭玄訓夏爲暇仍有十三年之說大雅皇矣疏梅氏既竊鄭註以改孔經又竊鄭註以作

孔傳没耻褰廉一何至此○須夏之子孫者成湯時事也
典籍無考未可詳也

令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梅云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還本土○疏云監謂成周之監民性重遷故設期以誘之○蔡云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毛云監遷官司五歲當代五祀者監官之限

殷民遷洛非如徙流限滿依法赦還梅說奇矣殷民遷洛非如遷戍及瓜更番相代毛說奇矣殷民遷洛非如箕子抱道罔爲臣僕蔡說亦謬矣多士亦所以告殷民也有幹有年不諱年字矣獨多方之篇特順商俗○祀者祭祀也五祀者郊社三望之等也殷民遷洛者駿奔走助祭是其

職也

凡民惟曰不享 梅云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蔡云凡民亦曰上不必享

我饗而賓享之皆可名享○爾不能勸忱我命 勉以誠意承我命 亦不能享我所錫之福雖在凡民賓不以誠主人亦無享賓之理 洛誥曰凡民惟曰不享當參看

立政 梅云周公既致政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呂氏云無逸立政相爲經緯

立政者周官之訓義也據魯世家周公既作周官隨作立政以明周官之義故孔壁眞本周官立政本是同序抑亦周官在上立政在後乃僞者剽竊周禮以作周官既又觀之以此立政訓被周官則燕說郢話鉏鋙不合於是任挿立

政扞之在上官制職掌都無影響但云周公戒其怠忽隱然上附於無逸之篇使與無逸雙行耦立遠而別於周官之篇毋得相聯其亂經滅籍之罪當服何律呂氏蒙然不悟竟云無逸立政相爲經緯使僞者有知豈不呵呵拍手樂其墮於術中乎

常伯常任 梅云謂三公六卿○蔡云牧民之長曰常伯公卿曰常任

立政一篇都是三宅之戒而常伯或稱牧夫常人或稱立事總有條理辨之不難梅訓何若是混雜不惟是也此篇當一從蔡訓

九德之行 梅云皐陶所謀

皐陶九德非一時陳奏之言而已乃當時選舉之科目今人謂科目薦人始於漢文殆不然也漢文有賢良直言科武帝有孝廉力田科文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等名目至元朔元年又立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明足決斷其後選舉科目代各不同自隋唐以來漸以詩賦取士而此等科目遂無影響矣皐陶之法凡才諳文學不入科目惟以九德立律全備者爲上等有其六者爲中等有其三者爲下等並見皐陶謨以之爲邦君亮采有邦者以之爲大夫浚明有家者有無此九德惟有一藝一能者援之

小官毋忝高位此所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也九德之目至夏不變故經文如此斯乃堯舜禹選舉之法泯滅不盡至今傳世者也然而杜佑作選舉志不載此目馬端臨作選舉考不載此目遂使良法美制莫之倣行豈不惜哉詩賦論策疑義表箋今之所謂科目也壞人心甚於佛老亂世道浮於揚墨然且父教兄詔童習白紛舉天下英豪俊傑之士而莫不腐其肺肝涸其聰明以冀萬一之倖相顚連以死而莫之知悔不亦悲乎有一於此謂臯陶九德之科可復於今日未有不胡盧掩口而竊笑其迂闊者然以余觀之其分科立目嚴酷綜密盛水不漏寛栗立等以之辨

君子小人正人不正之人若懸明鏡而照姸媸操衡錘而别輕重毫髮錙銖其有逃於此科之目者乎以玆薦人以玆授位於是胥天下之人其將父教兄詔童習白紛勉勉循蹈乎九德之行當如今日之爲詩賦論策疑義表箋其移風易俗陶鑄作成豈待十年而食效哉有聖君作又得聖人爲之輔相然後九德之科可復而可有其時哉噫○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者薦人之禮也籲俊所以尊上帝故其禮如此

三宅無義民 梅云三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三宅之爲宅三事經文赫然五宅三居何與於是

下酉八　下酉九　下酉十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梅云文武末伐紂時○蔡云此諸侯之官

若是諸侯之官夷微盧烝又何以建言之梅說是也亞旅已見前

其惟克用常人蔡云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

謀面者一日百變其德無恒忱恂者亙不易方其德有恒

常一字又别眞僞辨賢邪之要訣妙詮多方曰有夏不克

終日勸于帝之迪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

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常之難有如是

矣顏淵之不遠復而夫子僅稱其三月不違常之有難如

是矣矯僞之行其可容於舜禹湯文之時乎

顧命呂氏云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

文武之爾周公未及制禮槩從前代之禮故及至成王始行周公之禮又幸成王力疾顧命得行正終之禮故史臣特記之以垂一王之典也若其即位於既殯之後則百王之所同不自成王始也孟子雖稱舜禹畢三年之喪始有避位之舉考之堯典舜之格祖明在堯崩之明年月正元日條舜猶然矣何況夏殷諒陰三年謂其命令出於冢宰而已殯而即位則旡敢徐也呂氏之言有若此法始於成王非矣

越玉五重陳寶梅云弘璧琬琰爲二重大玉夷玉天球爲三重○蔡云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

據周禮典瑞琬圭以治德結好琰圭以易行除慝琬琰自

是二物當作二句讀兩序各三玉也何以謂之五重然且一處並陳可稱五重兩序分陳何得爲重○五玉者五等諸侯之玉也召公芮伯以下彤畢毛衛之等侯甸男衛之屬既咸集矣此日此禮豈有不陳五瑞之理

蔡氏觀閲之説恐非禮意先王最重寶器湯之克夏厥作典寶周之克殷厥作分器周公制官特設典庸器之職使與典瑞分掌寶器四時饗祀餟列惟謹此之謂宗器也春秋傳晉侯伐齊人賂晉侯以宗器樂器杜註云宗器祭祀之器襄二十五年 又鄭子展子產伐陳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亦同年 又晉人徵朝于公孫僑對曰蕭魚之役寡君盡

其土實重之以宗器襄二十二年○中庸云春秋陳其宗器朱子曰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

周禮春官典庸器之職掌樂器庸器及祭祀陳庸器饗射亦如之庸器者功器也鄭玄云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崇貫封父越皆國名垂之大鍾叔之離磬世本云無句作磬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亦魯之宗器也○左傳晉籍談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王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

甲武所以克商也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所謂福也（昭十五年）○又祝鮀之告萇弘曰昔成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雜帛也旗名○旗有大白）精茷大赤（旗）旃旌（通帛爲旃）大呂（鍾）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也）姑洗（鍾○定四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鑒予之（莊二十一年）又公叔文子曰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鑒（定六年）此亦宗器之類（國語云分陳以肅愼氏之矢）○樂毅報燕惠王書曰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此所謂伐國所獲之器春秋傳納郜大鼎于太廟臧哀伯曰武王克商

下戌二　下戌三　又戌三

遷九鼎于雒邑皆此類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其亦代垂棘而得之者也○

案此諸文古人制禮之意有可見者豈若倪元鎮顧仲瑛輩列置周彝漢鼎古董之物常常觀閱以爲玩好者哉

河圖在東序○梅云八卦也伏羲畫八卦謂之河圖蔡云河圖一六爲北二七爲南

宋陳摶所作五十五點黑白之圖安得饌列於周康王之東序梅以八卦當之亦不中理河圖者大玉夷玉之類其文蓋有奇偶之象

康王之誥蔡云今文合于顧命

蔡知今文合于顧命不知古文連于顧命乎張皇六師以上其在孔壁眞本橫連顧命見古訓不知僞者何苦亂之

乘黃朱蔡云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庭實或曰黃朱若篚厥玄黃之類

翁覃溪方綱云講家皆言黃馬而朱其鬣以充侯國之庭實且援左傳宋國有此事吕爲例不思左傳宋事与周初事何渉當日康王在成王喪次豈有諸侯敢牽馬入貢之理此句黃朱二字謂諸侯之祭服也諸侯之祭服謂之黃朱此條易詩註疏与白虎通皆可證乘者四也非車馬乘之乘儀禮所云乘壺酒者四壺也布者陳也以在喪次故侯氏來見皆陳其祭服于庭而不敢服之也豈可云黃馬朱鬣哉〇鏞案祭服之説恐非也玉藻云天子龍卷以祭諸侯玄端以祭黃朱非祭服也且凡衣裳之制或上下皆素皮弁服或上下皆玄士冠禮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而大抵上玄下黃以象天地爵弁服緇衣纁裳之類故或

朱或黃皆裳韠之色也玄端黃裳見於冠禮我朱爲裳見於豳風朱紱赤紱見於易詞而上服之用黃朱不見古經唯表之裼衣或用黃衣見玉藻鄉黨作誥者欲言祭服而特舉裳韠之色書之曰乘黃朱無是理也況祭者吉禮也大喪者凶禮也朝見者賓禮也三禮各殊不能相通今於大喪之餘朝見之日先以祭服布於王庭抑又何禮斯不敢知也學稼云雖陳祭服陳之至於四稱又無義

余謂舊說不必改明堂位云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鄭注云蕃鬣赤鬣也黃馬朱鬣既是周人之禮則名其馬曰黃朱未爲不可

或曰乘黃者馬也朱者幣也詩曰乘乘黃又曰路車乘黃

梅氏書傳云世子執纁附庸之君執黃（馬融云三帛三孤之所執）朱者幣物也聘禮曰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句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節）公北面再拜其陳馬陳幣受馬受幣入門右入門左賓拜答拜之文正与康王之誥如印一板乘黃者馬也朱者幣帛也○鏞案古者玄黃不具不以爲幣束錦束帛者三玄二纁兩之爲十（物十曰束）所謂參天兩地也單執纁單執黃本是馬融王肅之謬義（詳見余書說）單朱何以爲幣蔡九峯欲以黃朱爲玄黃亦非也○今詳經文乘黃朱者馬也圭者王也幣者

帛也若以朱爲幣下句云奉圭兼幣何也若云先陳後讀則圭不陳而忽讀焉既陳而不讀自不成說

翁氏謂王在喪次豈有諸侯敢牽馬入貢之理此又未必然也此時康王未及釋冕本非喪次應門非倚廬況賻馬賵馬見於禮經春秋傳馬曰賵車天子既以此施於侯國春秋云王使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則侯國亦當以此施於天子何得云喪次不貢馬乎

侯甸男衛梅云來朝而過國喪

據職方九服之制侯服去王城千里男服二千里衛服三千里王崩不過九日侯甸男衛安得來會今考周本紀成王之崩在於豐鎬鄭云亦茲所云侯甸男衛者豐鎬之外服

乎抑洛邑之外服乎皆不可知也鄭玄謂侯甸男適當朝會之期據大行人文衛服前冬來朝以王疾而留之周頌疏此亦曲解令姑闕疑周語祭公謀父之言周亦五服与虞夏大同或者職方之制立制而已不曾施行

釋冕反喪服蘇云未塟君臣皆冕服非禮也○毛云太甲見祖奠殯之後則侯甸羣后咸來進見

毛氏劈破蘇說痛快可讀但太甲奠殯乃祖饋書是其病也○喪大記曰君將大斂子弁經弁經也者麻弁而葛經也則此一禮迥與士禮不同況於即位之禮哉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則及其見殯也大宰宗伯莫不裨冕王禮之不可知也如此

費誓 梅云摭詩錄商魯之頌○疏云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

孔壁眞本費誓在呂刑前夫子何嘗以秦魯二誓必爲末篇以應商魯之頌哉既以私意亂經又以巧言亂道周公既誅武庚即以其地分封魯衛伯禽之命康叔之誥作於一時其在祝鮀之言歷歷分明定四年仲達謬信洛誥立後之說乃云復政元年始封魯公則康叔之封亦在復政之初乎明堂位亦七年致政之下有封周公曲阜之說然謂封周公非封伯禽則明堂位不足以定生前立後之案矣周本紀又云武王既克商封弟周公旦於曲阜魯世家云伯禽代就封

公曰嗟人 梅云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

篇末特名魯人三郊則是役有諸侯之師可知然春秋諸侯會伐無歲無之未必其中皆有方伯帥之梅氏追尊伯禽以爲方伯抑何據也且方伯有二一是九州之牧或稱九伯見左傳或稱八伯見王制者是也一是東西之伯周公治東召公治西者是也若云九伯即一州之地不止於七百若云二伯其所統半于天下九非七百里之職二者之外别無他伯梅將奈何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言似夸若難盡信然讀書之法依則依之違則違之依違雜者不可用也孟子謂齊魯之封不過百里彼謂此文不可易也然召陵之盟管仲謂召康公命我太公賜履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齊世家太史公云膏壤二千里若其疆域但方百里不應以此夸告楚人也故史記曰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封太公於齊兼五侯地豈必盡屬無據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鄭司農云公食其半又其半皆附庸小國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下至男爵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此與孟子王制全不相合然且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論語曰顓臾在邦域之中先王以爲東蒙主斯豈方百里之所能容乎孟子之時魯有方百里者五趙岐謂兼侵小國所得其實亦無據之言也明堂位之七百里

明有經據梅氏之尊追方伯非腐儒之爲手

魯人三郊三遂疏云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又云三郊謂三鄉也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蔡云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也●林氏云東郊受敵故發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

大不然也天子六鄉在王城之內義見甘誓條則諸侯三鄉亦當在都城之內六鄉者副以六遂則三鄉者副以三遂此固諸侯之制也至於郊之爲三非以是也天子諸侯皆同四郊但以都邑之外百里之內謂之四郊見周禮此云三郊者東郊不開也三郊三遂雖若聯文其所以三之理則郊與遂不同何可混也鄉外曰遂環都城外曰遂之遂外曰郊孔乃

欲以鄉為郊不亦謬乎天子之制王城左右各有三遂大國之制都城左右各一遂有半也〇然且蒭芟本是四郊所賦故天官大府云四郊之賦以待稍秣詳見禹貢條今欲使三鄉之民峙乃蒭芟則于邑制田制官制軍制都是大夢矣大國三軍出於三鄉方且敹乃甲胄鍛乃戈矛仲達遂以此人峙乃楨幹峙乃蒭芟則世豈有具甲胄而負蒭芟者乎迂儒之言也

甲戌我惟築梅云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也蔡不言所築

距堙者土山也築土為山以闚敵壘者也左傳曰甲寅堙之襄六年公羊傳曰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宣十五梅傳有據也

下戌十

又戌十

呂刑 蔡云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五刑未當贖也

贖者續也正惟五刑有贖蔡說非也 已詳堯典條

耄荒 梅云耄亂荒忽○疏云美王年老能用賢○蔡云耄昏亂之稱○蘇云荒大也禹曰予荒

度 土功

詩三百篇無非賢聖之作書二十八篇皆聖主賢臣之言可以為法於後代者孔子之刪定詩書正欲其芟除姦惡宣暢弘猷也今忽取耄亂荒淫之主貪財滅法之詒錄爲聖經抑何意哉周本紀云昭王之時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命伯冏以國政周道復寧則穆王賢主也故成康以降惟穆王之書特錄三篇 君牙冏命及呂刑 夫子之意可見

若云善惡俱著爲後世戒則貽懿幽厲之世其誓誥訓命之可爲殷鑒者必多夫子何不錄之穆王之征伐四夷窮兵黷武不見經傳惟一征犬戎見於國語此胡大罪仲默見穆天子傳虛荒吊詭之說遂謂穆王巡遊無度變法漁貨然周本紀謂征戎之後諸侯不睦故甫侯言於王復修刑法即呂刑一篇有足以慰悅人心補救王德而後甫侯得以此輯睦諸侯若如蔡說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其有濟乎開闢以來五刑無贖法穆王一朝贖之以利罰鍰而呂侯祭公謀父君牙伯冏之等將順其惡無所匡救乎然且孔壁古本原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詳刑者詳審之刑也

見訓古史臣於此本無貶辭敢以耄亂荒淫之目遽加於賢主乎○耄者旄也頭髮旄旄然也衰耄荒忽播能作刑美之之辭也蘇說未必然

惟作五虐之刑梅云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

註經無狀莫此若也若如註說劓刵椓黥苗實刱造而遂爲百王之彝典天下其有是乎苗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皐陶歷夏歷殷以至周禮皆祖述苗法莫之能改天下其有是乎四海同文之邦冠儒服儒者皆熟視梅註呑疑不發以學誣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而莫之能雪不亦悲乎○且吾懇先問之劓刵椓黥明明四刑何以謂之五

虐且吾問之蚩尤作亂一段穆王何爲而首舉之梅氏謂之異世而同惡則蚩尤把可刑之罪未嘗制可罪之刑情把判殊何謂同惡蔡氏謂暴亂之端始於蚩尤則苗民又何罪矣豈穆王耄荒爲此詩妄哉余謂五虐之刑別有惡刑而其目不傳於後世也商受有剖心之刑宋偃有斮脛之刑秦始矐高漸離之目呂后瘖戚夫人之舌項羽燒殺紀信孫皓剝人面皮意者五虐之刑亦此類也

今詳經文古之聖帝或是黃帝或是顓頊爰始淫爲劓刵椓黥也淫者大也爾雅釋詁文周頌曰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有客文列子云黃帝曰朕之過淫矣黃帝篇豈必荒淫酒色者方

得爲淫○聖帝之作此四刑厥有二故一則蚩尤之民寇
賊姦宄鴟義奪攘不可不用刑也一則有苗之民自制虐
刑殺戮無辜不可不用刑也惟此二賊非鞭扑榎楚之所能
懲乂故中國聖人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凡二賊之黨麗于
王法者咸以四刑制之不復差擇也
民興胥漸節○中國以此四刑禁制二賊而乃彼賊民久
相浸染泯泯棼棼不協于中反覆詛盟依舊殺戮盟者約誓也約
勿再把又重把之也周禮司盟亦秋官之屬於是凡以五虐之威而枉被誅戮
者方告無辜于上帝也○報虐以威者以我五用之威刑
報彼五般之虐刑也

下亥二　下亥三

先儒惟陳櫟設爲疑難最似明覈但其所言未有究竟

皇帝哀矜 梅云堯也○蔡云舜也

據楚語此皇帝明是顓頊據堯典下皇帝明是帝舜梅氏之必訓爲堯者欲上攀顓頊下攝虞舜苟且之見也穆王歷舉中國先聖不必標名故但稱皇帝不當約之爲一人也

伯夷降典 疏云刑禮相須○吳氏云二典無兩刑官蓋傳聞之謬○蔡云皐陶未爲刑官之時伯夷兼之与

固哉吳蔡之爲書也孔子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齊之以刑免而無恥禮刑皆齊民之具也繩之以禮法其有不齊

者歸之于士士者獄官也掌禮者實主刑法作士者乃主刑獄二家必求兩刑官不亦謬乎

其罰百鍰梅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蔡云罰之以金

鍰或作鋝考工記或作鋢見古訓鋢者率也率者律也筭術家必立筭率乃得其倍差之數古者罰金之法亦如是也蓋以赤金六兩先立其律隨物貴賤加減其數假如黃金則輸六銖以當一鍰黑金則輸六斤以當一鍰以至布帛粟米之屬莫不皆然故經文不用錙銖斤兩等字惟稱百鍰千鍰○齊語管子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有分兩之差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

鉏夷斤欘此亦周法周禮職金受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是也罰金之法不惟黃鐵是徵則其銖兩不可一定鍰之爲率審矣先王以罰金爲不潔故不以作祭器養器惟作兵器

大辟疑赦蔡云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直罰以金皆不復降等矣

仲默謬以穆王爲荒淫無度之主無故覓疵詆毁至此不亦妄矣乎罪疑惟輕本是虞書然其義則至理也臯陶當時亦必罪疑唯輕雖然吾且問之大辟降一等豈非宮辟乎若其情犯雖降宮辟仍猶可疑則蔡將奈何設以身處之將樂其降等之名椓其陰去其勢而不悲乎寧傾家破

業廿輸千鍰之罰乎愚夫亦知所擇矣以此推之凡罪之明白無疑者或於本律隨其情杷各降一等若其罪在疑案曖昧不明者唯有罰鍰一法可以中理蔡仲默降一等之法斷不可用何則罪旣疑矣何得降等先王至仁寧使民枉虧無辜之財不忍使民枉虧無辜之體仲默不問曲直唯以降一等爲主則天下多寃獄矣儒者讀先聖先王之書宜恭敬篤信以求至理不宜先立私臆以求疵病何則聖言不可侮也

上刑適輕下服蔡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

此正是降一等之法也其罪雖杷上刑其情適中輕典以

法則上刑無疑也以情則下刑無疑也無疑也故得降一等若情之輕重都不分明將欲降等猶疑至寬將欲全赦慮有實把若是者蔡將奈何疑罪之不得降等而輸其罰鍰豈不合天理而協人情乎○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雖出梅書舜法必亦然矣然明知其過誤一毫無疑然後方可以宥大罪明知其故犯一毫無疑然後方可以刑小罪若其或過或故都不分明蔡將奈何依本律輸其罰鍰僉然中理穆王有何失哉

惟齊非齊 梅云凡刑所以齊非齊◎蔡云惟變是適齊之以不齊

蔡說非也馭治世則刑輕以民之不齊者少其或不齊者

下夾八　下夾九

其情亦輕也承亂世則刑重以民之不齊者多又厥不齊者其情亦重也刑之爲用惟不齊者齊之而已若如蔡說其敝也任意低仰法例俱亂矣

文侯之命蘇云余讀文侯之命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孔子存之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

孔子之錄此篇亦以存周也周之東遷猶能策命諸侯特錄一篇以存周也書與詩異取其所善去其所惡蘇說非也

秦誓陳氏云商書終於西伯戡黎周書終於秦誓其旨一也○董氏云夫子之微意

此謂夫子前知也然秦二世而亡夫子謂當與宗周比隆豈足爲前知夫子荀以秦謂當繼周而興其作春秋又何

以夷狄之也若云地近西戎則周之先世未嘗不自竄於戎狄之間使秦而有德與周比隆夫孰曰不可夫子之夷之也知其終不能變夏也董氏微意之說不亦謬乎

不啻若自其口出 疏云口必稱揚而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蔡意同

非也詞旨與上句不協○彥者言也美士之能為善言也聖者聲也 字从耳 聲入心通而發於其口也人之有文武之技若己有之人之有彥聖之言若自我出而猶或過之此之謂不啻若自其口出 上下句詞旨相協

矜

集要

尚書知遠錄目次括義

第一卷

辨克明俊德非任用俊德之士 甲三
辨九族之内無母族妻族 甲四
辨百姓非畿内之民庶 甲五
辨羲和明有六人又其職掌与周禮六官不同 甲七
辨羲和不在國内而所居四宅非其測候之所 甲八
辨寅賓寅餞非土圭測日之法 甲九
辨曰明都三字不當謬加 甲十
辨慎徽五典一段非總叙平生之筆 乙七

辨唐虞以前天子無七世之廟 乙九
辨璿璣玉衡非象天之儀器 乙十
辨七政非日月五星 乙十
辨六宗非三昭三穆 丙一
辨方岳之柴爲考績告天之禮 丙三
辨協時月正日非合四方之月日使之齊一 丙四
第二卷
辨三帛非世子孤卿附庸之所執 丙七
辨藝祖非禰祖 丙九
辨羣后四朝乃一年一朝非一往一來之禮 丙十

辨敷奏乃四朝時事明試爲一巡時事 丁一
辨象刑非蒙巾幟領之法 丁二
辨范蜀公五刑之謬說 丁三
辨五刑無贖之謬義 丁四
辨畿內民庶無方喪三年之禮 丁六
辨月正元日非三年喪畢之明年 丁七
辨舜之文祖即堯之文祖舜不當立七世之廟 丁八
辨十有二州之牧無巡守黜陟之法 丁九
辨唐虞之世奮發興作無游閒無爲之理 丁十
辨五教非五達道 戊一

辨甸師卽面朝之地 戊三

辨三載考績之法雖元勳大臣莫之饒焉 戊八

辨分北三苗非三考黜幽之事 戊九

第三卷

辨皐陶九德乃當時選舉之科目 己五

辨帝曰來一節乃考績奏績之法 己九

辨作服汝明乃辨別賢邪之戒 庚二

辨海隅蒼生一節亦考績之戒 庚五

辨五服之地不能爲方五千里 庚六

辨戛擊鳴球一節夔奏績之辭 庚七

辨祖考來格非橋牛瞽叟之謂 庚八
辨雍豫青徐地無高下仍斥地不滿東南之說 庚九
辨禹貢之三厎績即九載三考之驗 庚十
辨厥賦非田税 辛一
辨島夷無貢皮服之理 辛二
辨八州賦税無全入帝都之法 辛三
辨入于河達于河非直爲貢篚漕運之路 辛三
第四卷
辨壺口龍門山脈不斷 辛八
辨厎慎財賦非厎慎田税 辛九

辨錫土姓乃堯所以賞禹非封建諸侯之典 辛十

辨賦納總非田稅 壬一

辨百里采非卿大夫之采地 壬二

辨周禮九服之先蠻後夷与禹貢不同 壬三

辨六鄉在王城之內六遂在王城之外 壬六

辨五行三正非三統代興之謂 壬七八

辨功臣配享惟於大烝有之 壬十

辨西伯戡黎非武王時事 癸二

辨亞旅亦官名非有二人 癸四

辨洛書非洪範之本 癸五

辨洪範九疇當如井田之形 癸六
辨五行爲五材 癸八
辨一二三四天生地成之說 癸十
辨五事不當配五行 子一

第五卷
辨王食非美食 子七
辨雨霽蒙驛不可以配五行 子八
辨庶徵不可以配五行 子九
辨庶徵五福之節無錯簡脫簡 丑一二
辨三龜非太王王季文王之龜 丑四

辨霍叔非三監亦無流言之罪 丑五 實見前篇
辨我之弗辟非致辟之辟亦非避居東都之謂 丑六
辨居東卽東征非有二事 丑七
辨王出郊非郊迎亦非郊天之禮 寅一
辨三監未必有三人 寅二 實見前篇
辨康叔之封不在武王之時 寅五
辨洛誥本無脫簡 寅六
辨朕其弟小子封非武王之誥亦非成王之言 寅七
辨寡兄非武王 寅八
辨康叔封衛之初不兼司寇 寅九

辨酒誥梓材非武王之誥亦無脫簡 卯二三
辨蘇軾慈悲不殺之謬義 卯四
辨康叔非三監 卯五
第六卷
辨宅洛非但爲四方道里均平 卯八
辨都城之方九里方七里不与典命相合 辰一
辨郊牛二爲祭后稷非爲祭地 辰二
辨社稷無別祭土神穀神之禮 辰三
辨旅王若公爲羣后旅幣之旅 辰四
辨名誥之下一半都是周公之誥 辰六

辨拜手稽首曰予小臣者爲周公 辰八
辨洛誥之時成王周公同至洛邑 巳一
辨復子明辟非復命 巳二
辨殷禮是商王之禮 巳五
辨記功宗以下數節爲周公辭勳之語 巳六
辨享多儀一節乃王享諸侯之戒 巳七
辨頒朕不暇爲分勞之義 巳八
辨正父非武王 巳九
辨明農非退老之說 午一
辨公功棐迪上下無脫簡錯簡 午三

辨生前無立後之禮以斥封伯禽之謬說　午四
辨宗禮卽祭禮　午五
辨乃命寧不可從梅賾句讀　午八
辨曰明禋非事周公如事神　午九
辨天子之於諸侯本有祼禮　午九
辨予不敢宿爲君言不宿　午十
辨入太室祼非始祭降神之禮　未三
辨誕保七年非留洛七年　未四
第七卷
辨洛邑有二而孔子之序無誤　未五

辨殷民無遷歸本土之理 未七
辨祖甲非太甲 未八
辨卑服非節儉衣服 未九
辨惟正之供非上無橫斂之謂 未十
辨召公不說不可以證書序之誤 申一
辨梅賾句讀非周末秦初相傳之古訓 申三
辨予不惠一句可以爲周公勉留召公之證 申五六
辨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非湯之子孫 酉一
辨五祀非五年 酉二
辨周官立政被梅賾變亂大失本旨 酉四

辨皐陶九德至夏后之世猶爲選舉之科目酉六

辨常德爲辨賢邪之要訣酉九

辨兩序陳寶非平生玩好之物戌一

辨河圖非陳圖南之河圖戌二

辨侯甸男衛未必是職方九服之名戌四

辨釋冕反服乃王朝彝典不自成王始戌五

辨費誓之在九十九非夫子之所編次戌六

辨魯公伯禽未嘗爲方伯戌七

辨齊魯之封不止於方百里戌七

辨三郊非三鄉戌八

辨五刑輸贖不自穆王始戌十　亙見丁四
辨穆王無征伐四夷變法漁貨之事戌十
辨苗民五虐之刑非先王之五刑亥一
辨皇帝不可專指一人亥二
辨禮與刑均之爲齊民之具亥三
辨百鍰千鍰隨物加減不可一定爲六兩亥四
辨疑罪不可降一等亥五六
辨秦誓之錄于末非夫子之前知亥九